

哲学研究及探索

庄子简省的创作态度、 美韵及启示

李明珠

【提 要】道家“无”的智慧，乃庄子创作以简省为本的思想根源。庄子简省的根本特点在于尽量“去言”、“不言”，有意留下空白。这种简省含蕴、混沌、虚无、神秘，构成庄子寓言形象的“隐”与“玄”，以及其意义的暗示性、开放性与启示性。它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与联想，启发思考与体悟。庄子创作用语简之又简，内涵却极其丰厚与深邃，且动人心魄，发人深省。庄子简省的创作态度及其思想意义，对消解当今语言生活中的种种弊端有多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庄子 简省 “无” 悟

〔中图分类号〕 B2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0) 04—0022—06

庄子创作了众多“诙诡谲怪”的寓言，诗意表达他对“道”的思考与探索。庄子创作寓言，对语言的运用是极其简省的。据笔者检索，《庄子》中的寓言逾两百则，大都百余字，且不足百字的寓言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就二三十字。当我们用“简省”表达庄子寓言创作的特点时，需要对此先作一个大致描述。庄子的简省，与我们常对语言简洁所作的一些评价，诸如言简意赅、词约意丰等等，有所相同，又有不同。庄子的简省充满个性，是独特的“这一个”。其根本特点是艺术性地不说出来，有意留下空白。如果说一般创作态度是说出来、说清楚，以让读者明白无误；庄子的创作态度则是尽量不说，说也不一清二楚，以让读者思考体悟。一般创作喜欢给人“现成”的，庄子则不大给人“现成”的。他以简笔勾勒的寓言形象，必须经过读者体悟才能现出其思想意义。庄子的简省

是“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然其内涵却极其丰满与深刻。庄子为何以简省的笔调来创作？为何简省而又能厚重深邃，并给人震撼、发人深省？这值得我们认真探究和借鉴。

一、“无”之智慧与“简省”

老子说：“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①庄子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②道家这种“有生于无”，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与庄子以简省为要的创作态度关系密切，影响颇大，乃庄子创作简省的思想根源。“无”的本质意义是自然本真、空灵生

① 《老子·四十章》，张松如：《老子说解》，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63页。

② 《庄子·庚桑楚》，（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00页。

动、虚静淡泊、无遮无蔽、无执无固。这种“无”包容无限，生机勃勃，故能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为原创之源。“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道”。《庄子》一书中提出了各种“无”，诸如“无为”、“无功”、“无名”、“无己”、“无穷”、“无有”、“无心”、“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等等，所有这些“无”都凝聚并表现着庄子超越的大智慧。这种“无”的超越智慧，可以归结为：通过“无”而达到“有”，再超越“有”而归于“无”。庄子以“无”为本，自然形成他“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①的见解主张，以“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②为高境，并认为“至言去言，至为去为”，^③“大道不称，大辩不言”。^④这种对“无”的崇尚，也必然形成庄子简省的创作之风。庄子创作以“去言”、“不言”、“不称”、“无形”为指归，其实也是“无”的智慧。它通过“无”来成就“至言”、“至为”、“大辩”、“大道”与“大象”。

庄子创作寓言，意在启蒙与传道。既要弘道传道，那就要“言”。可是，庄子又认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⑤“道”不可言论，一说就会出问题。这与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看法是一致的，说出来的道，已不是那恒常之道了。庄子还发现，可以用语言来谈论的东西，只是事物粗浅的表象；精微的东西，只可体悟与意会，即所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⑥“道”深邃微妙，岂可“言论”？然而，倘若“不言”，又何以传道？我们知道，老庄都发现了“道不可言”的问题，但他们都“言”了，老子说了“五千言”，庄子说了“十万余言”。这里的关键在如何“言”？老庄之“言”，非同寻常。他们对一般之“言”采取了超越态度：老子主要用诗化之言；庄子则主要以描述寓言形象来代言。

需要注意的是，“道不可言”之“言”，本质上是指概念性、逻辑性、定义性之“言”。“道不可言”既揭示了任何抽象、定性之言，都难以概括“道”的深广内涵，也难以传达“道”的动态整体性。同时，它也揭示了“言”的局限与弊端。人们习惯以“言”来说事论理，也

相信“言”的力量。而老庄却提出“大音希声”、“大辩不言”，这是老庄超乎常人的智慧，他们发现了“言”的不圆满与悖谬。“一阴一阳之谓道”。^⑦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面，相反相成，相互推移。而“言”具有单向、平面性：言“阴”的同时不能言“阳”，言“白”则不能同时言“黑”，言则有缺，言必有失，即庄子所谓“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⑧世间的事并不是阴则阴，阳则阳，白就是白，黑就是黑，良莠分明，好坏昭然，而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⑨其特点在混一、复杂、多向、变化。“言”在看似明白、清楚中可能已丧失其整体性，离开了事情的本真本然，所谓“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⑩“言”也会因为说白了、说定了而形成固定和僵化，失去想象回味的余地，减弱其发人思考的诱因。所以庄子深沉地发问：“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⑪总之，“言”复杂诡异，正反相生，得失共存。庄子的简省，在很大的意义上是要突破“言”的局限性与虚妄性，消解“言”之缺失与偏颇。

“道不可言”亦具有得道不可靠言传，而要靠感悟的意义。《天道》中“轮扁斫轮”的寓言，便形象说明了这一点。轮扁在长期制作车轮的工作中，体会到了“不徐不疾”的经验与道理，当他想把这制轮之道传授给别人时，却感到“口不能言”。轮扁无法以“言”把自己体悟到的微妙传给儿子，儿子也无法通过“言”来学到。当年孔子的学生子贡也悟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⑫世上那些精微奥妙的东西，都要靠人自己在实践中慢慢去体悟。如果以为根据

① 《庄子·庚桑楚》，《庄子集释》，第810页。

② 《庄子·德充符》，《庄子集释》，第187页。

③⑤ 《庄子·知北游》，《庄子集释》，第765、757页。

④⑧⑨⑩⑪ 《庄子·齐物论》，《庄子集释》，第83、83、66、74、83页。

⑥ 《庄子·秋水》，《庄子集释》，第572页。

⑦ 《周易·系辞上》，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4页。

⑫ 《论语·公冶长》，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页。

“言”就能得“道”，那就会放弃对生活的独立思考与感悟，造成思想僵化与认识停滞，这就永远不能把握“道”。由此，庄子创作尽量“去言”、“不言”，其启发人们自己去体道、悟道的意义也就明了了。

二、空灵含蕴、玄隐启悟的 简省艺术

庄子创作寓言故事，一般把缘起因果、情节过程或省略或带过，只写那最关键的东西。这种简省，创造了一种空灵、隐含、混沌、神秘的艺术形象，形成独特的艺术感染力。请看《田子方》中的《真画者》：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僮僮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在寓言中，“众史”为何蜂拥而至？“一史”为何姗姗来迟？为何“一史”未画一笔、未着一色，宋元君就认定了他是“真画者”？为什么任诞狂放的“一史”，令人感到那么有生气、有灵气、有神采？这些问题全都“空”在那里。庄子只写“八分之一”，而空着“八分之七”，这种“空着”并非有意含糊其辞，而是一种“悬”的艺术。它以其空灵玄虚形成一种张力，推动人们去思、去悟、去想为什么，让人们在思考体会中去补充、发挥那些留下的“空白”，并在揣摩过程中，会其神妙，得到启发与感悟。所以庄子尽管“不言”，既不解释说明，也不分析教训，但人们可以感受到“一史”不受权力羁绊的特立独行，不为功名所诱的洒脱自如，突破世俗礼法束缚的自由解放，“真在内者，神动于外”的风采魅力。也会感到“众史”为巴结权贵，谋求名利，已经“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虚假做作，可怜可悲。“一史”之为真画者，乃在于他达到了“解衣般礴”这种虚静、自然、独立、自由、率真、灵动的精神境界，成就了“最高画姿”。“是真画者也”的赞叹，根本在于张扬“真”和理想人格，展现“真”乃是美的底蕴。这种感受自然会给读者的灵魂一种震撼、一种敲打。

再看《外物》中的《演门亲死》：“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寓言只有二十来个字，从演门一人因父母死去，其痛哭毁容而被加官，到他的乡党仿效于他，哭死了一大半，其间背景、原由、经过等，统统略过。庄子只“简单”描述事件及其所引发的结果，已经简到不能再简，铸成神秘的地步。这种简而隐、隐而玄的特点，大大撩拨着读者的神经，因为艺术中的朦胧神秘更吸引人，更发人深思。“亲死者”为何“善毁”便被封官？“其党人”为何要学他的样子而“死者半”？是什么造成了这出闹剧和悲剧？读者顺着这些问题一思索，便看到了所谓孝道的虚伪性，以及世俗“伤性以身殉物”的疯狂与悲哀。“演门亲死者”因“亲死”痛哭而形容憔悴，被认为是大孝而得官，“其党人”得到经验，便强哭作孝，甚至痛哭而死。看起来，人人皆孝，然而此孝并非真的孝，而是在“孝”的做派下隐藏着对功名的追求，所谓“孝”不过是谋取官禄的一种手段而已。庄子仅以“其党人毁而死者半”这八个字，形成夸张与荒诞，便不动声色地剥开了“孝”这层表皮。它不仅深刻揭露了“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的实质，乃是奔功名利禄，而且也让人们深刻感受到，统治者所标榜的“仁义孝悌”，已经异化为谋私利己的工具和幌子，“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是造成“死者半”这出闹剧和悲剧的根本原因。这种简省，实质是一种精粹和微妙。它只露出“冰山之一角”，虽“隐”却能更充分地“显”、更有力地“启”，语少言简而内涵极其厚重。看起来只有寥寥几笔，而所创造的思想能量却超过长篇大论之“言”。

庄子寓言皆具简省之神韵，限于篇幅，难以尽述，兹再举《齐物论》中《罔两问景》一例：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这里，仅以罔两与影子的对话，一问一答，构成寓言。以虚构“对话”创作寓言，乃庄子寓言创作的一大特点。庄子创作的“对话”皆有简省之

妙，大都欲言不言，欲言又止；话里话外，颇含谐趣，暗藏机锋；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可以勾起无限联想与遐思。“罔两问景”的简省，全在影子的回答上。它既是答，也是问；答中有问，问就是答；似答非答，似问非问，似问似答，亦问亦答；既是反问，又是设问。对话留下几个问号、叹号后，便戛然而止，然“此时无声胜有声”。这种简省含蕴混沌，玄妙复杂，深不可测，乃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人们也没有完全悟透它的意义。

罔两问影，实质问的是关于“人”的大问题。“我”为什么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为什么这么活着，而不那样活着？是什么决定了我这样，又是什么决定了我那样？乃至“我是谁”，我们真的认识、了解自己了吗？谁能把这些问题问明白？谁又能把这些问题说清楚？问“人”其实也是问“道”。“道”不可说也不可问、不可答。庄子说“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①“道”不可问而问，问便没意义；不可答而答，答便无意义。对这不可问亦不可答的问题，以问作答，终止不言，这是简省，也是智慧。这是一种没有概念的智慧，它超越文字之上，言有尽而意无穷。

影子之答，颇有点出谜题的味道。那一个个谜题，敞开并延伸。“有待而然者”，仅五个字，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联想与体悟；而“所以然”、“所以不然”，这几个字的问题，就够人们思索一辈子。宇宙广大，并变化不定，有许多事物，人们还不了解、不明白，难以肯定与确定。形影相生，彼我相因，世间一切事物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每一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站在道的高度来看，万物皆可通于一，不可强辩彼此，固执僵化。天机自张，任真自然方得人生真风流。“罔两问景”是对宇宙、人生的探询与追问，也是睿智的展现、观念的解放、视野的打开。如此深沉的包涵，主要得力于那简省的问答。这种问答本身包含着一种悟性，其所寓的也是悟。它不把要说的问题“定

格”，而让人们在悟之中“生生不已”。这种“悟”，被后来的禅宗继承和发展。禅宗的“公案”、偈语都有“欲说还休”、启人开悟的特点，颇似庄子简省之风格。

庄子向以简省的笔墨，揭示问题，指点迷津。他几句话就可以揭露生活中的荒唐与悖谬，点出社会、人生的困顿与迷惑，并深刻批判之；几句话就能揭露政治弊端，警示社会祸患，并指出通达社会人生的理想之道。庄子的几句话，能传递多种角度的哲理与智慧，引发多方面的思考与感悟，极富思想、艺术之力量。这种简省的功力，在中国思想文化艺术史上，除庄子之外，似乎莫能所为了。

三、庄子简省艺术的审美价值及启迪意义

庄子的简省是一种哲学智慧、一种艺术功力，也是一种审美态度。庄子的简省以虚无、灵动、混沌、玄妙、诗意、深邃为美。这诸般美，在庄子创作中呈综合状态，成为一种难以超越的艺术境界。

庄子创作简省至极致，便形成“虚无”。它“无念、无相、无住”，留下巨大想象空间，形成其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多指向性。庄子寓言那空灵的形象、神秘的色彩、丰富的张力，皆由此而生。在语言表达上，人们往往以说清楚、说明白为上，殊不知清楚明白是一种美；虚灵隐约也是一种美，或许是更吸引人的美。犹如彩虹，虚才好看，才有吸引力。“虚”一点，语言会更丰满，更有活力，亦更具启发性。庄子说“唯道集虚”。^②虚则能容，有容乃大。若一味追求“实在”，不知“虚无”，没有咀嚼玩味的余地，思之路就会阻塞，美感刺激也会减弱。

庄子创作的简省，没有固定模式，也不受任何制约，“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③在人们看来应该有的“承转起合”，分析、判断、结论等

^① 《庄子·知北游》，《庄子集释》，第758页。

^② 《庄子·人间世》，《庄子集释》，第147页。

^③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等,在庄子这里皆可以无。庄子把许多问题都“悬”起来,使得其寓言形象“羚羊挂角”,不着形迹,朦胧混沌。必须抛开逻辑、规矩的束缚,慢慢品、深深思,读出那朦胧混沌中的味道,才能感受到它的深刻奥妙。这种“费解”,更有利激活人的思维,锻炼人的阅读能力。而且,经过揣摩,一旦会意,便能把寓言形象印在脑子里,将其精神化在灵魂中,乃至大彻大悟。中外历史上一些哲学大师的著作都颇为费解,但都不妨碍他们所创造的思想文化对社会人生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大师们的费解,并非真正的费解。真正的费解乃为内容空泛紊乱,不能引起想象与联想,无所感悟,无从理解。

庄子为文,以多一字为奢侈,精到每一字都饱含着深刻的意义和力量。它是“纯粹哲学”,也是“纯粹艺术”。庄子创作从来不用省略号,但话里话外都颇具“省略号”的意味:无限延伸和包容,余味不尽。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种简省的高妙,形成庄子式的“微言大义”。中国画讲究“留白”,其意义也在无中生有,与庄子的简省艺术一脉相承。世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① 往往迷信语言,总以为说出、多说才利表达。庄子的简省让人们看到,语言的力量,不在多少,而在精粹,不回避任何问题。同样的问题,语言表达越精炼越有力,越简单越深刻。多言让人糊涂,抓不住要点,这就如老子所说“少则得,多则惑”。^② “无”与“少”的根底在于素朴。“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③ 素朴最美也最动人,最能给人灵魂以启示。

庄子的简省,“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新奇鲜活而动情。庄子的动情是“大情无情”,看起来只是简笔描述,不动声色,内里却涌动着火与热。这与那些板着面孔的哲学著作完全不同,它言简思远情深,一字一句,皆出常境,诗意盎然。甚至可以说庄子的寓言就是“诗”。诗因韵味无穷而“无达诂”,庄子寓言同样如此。自古至今,人们一直在读《庄子》、悟《庄子》,但好像无论如何,都难以掘尽其中深邃的意蕴。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它还不断地生发

出新的意义。一般之“言”,禁不住反复去读。庄子简省之言,则可把玩再三。每次都能读出新的灵感与启发,且反复读之魅力不减,无人敢说已把庄子悟透了。后世的创作很少能达到这样的高境。庄子的创作已成为一种难以逾越的标杆。

庄子以简省态度创作,从不“制造”意义,只给人们一种暗示或进入审美遐思的指引。《礼记·学记》说:“君子之教喻也,道(导)而弗牵,开而弗达”。其意是说,君子引导别人走,而不牵着别人走;加以启发而不全部说出。庄子的简省正是这种“君子式”的最好“教喻”。它所形成的暗示和指引,最能调动人们的主动性、创造性,促使人们在想象与联想中进一步思索,得到美感享受,心灵感动,以及觉悟的快乐。这种指引比直接说教要高明得多。因为,教人怎样去发现真理,比告诉他一个真理,更有意义;能唤醒那些正在沉睡的东西,才是最伟大的力量;个体内在的体悟,远比灌输进去有效果。庄子简省所形成的指引,在培养人的悟性上,功莫大焉。

庄子以简朴而又深沉的语言,开启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艺术领域,创造了隐与玄、启与悟的艺术,也创造了丰富深厚的思想文化。庄子简省艺术的虚之美、力之美、混沌之美、诗性之美,构成一种东方元素、东方智慧,呈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美学意义。它犹如一道奇特的火焰,辉映后世,光芒永存。

结语

当今,人们对“简省”这种美已经陌生,甚至把它遗忘了。这里有几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由于长期单一的理性思维训练,人们已不懂简省之美了。理论文章,常常是灌输式、定论式的,不留思考、想象的空间;多口号教训而少启发打动。人们只是被动接受,不再去“沉潜往复”,探索追问。长此以往,便养成懒

① 《庄子·人间世》,《庄子集释》,第186页。

② 《老子·二十二章》,《老子说解》,第263页。

③ 《庄子·天道》,《庄子集释》,第458页。

汉思维，造成悟性衰落，思维僵化，以及想象、创造能力的退化。二是出于功利的考虑，人们抛弃了简省之美。现在的学术评价，往往以文章篇数、字数为指标，甚至有根据发表字数来奖励的举措。这种单纯以多、以长取胜的评价误区，造成人们有意识地制作长文章。甚至出于功利的算计，故弄玄虚，刻意把文章拉长。“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章注水必定会冲掉思想、艺术的光彩，令人感到乏味厌倦。三是社会中的腐败侵蚀了语言生活，简省之美难以成立。诸如官僚作风的熏染，导致各类报告、总结等等，大量存在着空话、套话、大话、陈言的现象。

语言是人创造的，但这个被创造者亦有生命力，它对创造者也有反作用。语言承载着人类交流的重大使命，它显现着人的精神，也影响着人的精神。当语言生活受到大面积污染时，就会腐蚀人的思想，败坏社会风气，造成思想文化的灾难，引起精神生活质量的下降。而且在语言垃圾中，也会窒息人的思想智慧。

人们已经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但对语言污染问题却没有得到切实关注和治理。应该看到，空话、套话、陈言，这是对语言的亵渎与贬损，而不尊重语言，说到底是对人的不尊重。重复建设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是一种公害，重复语言，语言力量衰退，性质同样如此。由于对语言的侵犯是一种软暴力，人们往往一下子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改革、发展需要新的思想、观念引领向前，而一切改变和变化，都是从语言的改变开始的。对语言的态度，语言生活的纯洁健康，关系到根本性的大问题，不可轻视。我们探讨庄子的简省之美，决不仅仅是了解这种美，更重要的是利用庄子的思想资源，从庄子简省的创作态度、艺术中得到启示，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思想和方法的借鉴，把庄子精神转化为当代人的精神气质、思想智慧。

本文作者：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周勤勤

The Authoring Attitude, Beauty and Enlightenment of Chuang Tzu's Simplicity

Li Mingzhu

Abstract: The thinking foundation of Chuang Tzu's authoring attitude based on simplicity lies in the wisdom of Taoism's "nothingness".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Chuang Tzu's simplicity is to "remove words" and "say nothing" in order to leave space for the readers to imagine. Chuang Tzu's simplicity is of embodiment, chaos, nothingness and mystery, forming the "concealment" and "fancy" of Chuang Tzu's tales as well as the implication, opennes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orrespondent meanings. Such simplicity fully arouses the enthusiasm of readers' imagination and association, inspiring them to introspect, experience and get enlightened.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that Chuang Tzu authors cannot be simpler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bundant and profound in connotation, impressive and setting people to think. The authoring attitude and its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shed light on the removal of various kinds of weakness in today's language.

Key words: Chuang Tzu; simplicity; "nothingness"; get enlightened